



长安街少年和玩火

春树 著 薛峰 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街少年和玩火 / 春树著; 薛峰绘.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5.1

(顶点之星绘本系列)

ISBN 7-80574-890-X

I. 长… II. ①春… ②薛… III. ①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漫

画: 连环画—作品—中国—当代 IV. ①I247.5②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4428 号

特约策划: 田 杨 海 娜

责任编辑: 舟 城 高 颖

美术编辑: 顾 佳

装帧设计: 吕 江

书 名: 长安街少年和玩火

著 者: 春 树

绘 图: 薛 峰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常州市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4.5

印 数: 00001-10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7-80574-890-X/1·019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写在前面的话

曹文轩

这些年看了很多少年写手的文字，心中很喜欢。他们思想的锐利新鲜，意念的狂放不羁，表述世界的别具一格，驾驭文字的潇洒自如，都使我感到了一种阅读的快意。我为他们的写作说了许多赞扬的话，我以为是应该的，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近来，不少人对这些八十年代后的写手颇多微辞。倘若是针对他们的写作态度与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人生态度而与其商榷甚至给予严厉批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在这些方面，即使那些大师不也时常被我们所质疑吗？何况是还在成长中的他们呢？但若对他们的写作也不服气——不仅不服气，还不屑一顾，认为这些文本毫无说道之处，作品的走俏，纯粹是社会发神经，是商家所为，是读者的无知，那我就不敢苟同了。你必须想到他们的写作年龄，你不能拿衡量托尔斯泰、鲁迅、蒲宁、沈从文这些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这些年媒体老爱做他们的文章，有事没事就烧一把火，没有必要；而现在又有那么多人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跳梁小丑，要去贬他们，也没有必要；棒喝与追打，就更成问题了。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少年热爱写作，且能写出这样多这样好的文章来，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该在看过他们的文章之后，问一问自己在他们那么大点年纪时，又是如何写文章的，又写了一些什么样的文章。我不敢说别人，我只说自己。我在他们那么大时，已经是一个在写文章上很被老师看好的人了，但今天翻开当年那些所谓的文章，若是一边看着一边想着今天这帮少年写手所写的文字，我大概是

除了羞愧,还是羞愧了。

少年写手大行其道,强化了一个民族的写作意识。

偌大一个国家,出来十个、二十个少年写手,能写一手好文章,这本是应该之事。写作本就应是所有少年的基本训练。古代人都能有这个意识,现代人就更应有这样的意识了。

现在,这些文本又要以另一种形式再现其魅力,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是我们难以预测的。因为,这是一个图画的时代。

他们其实已不再是少年,他们自己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

2004年11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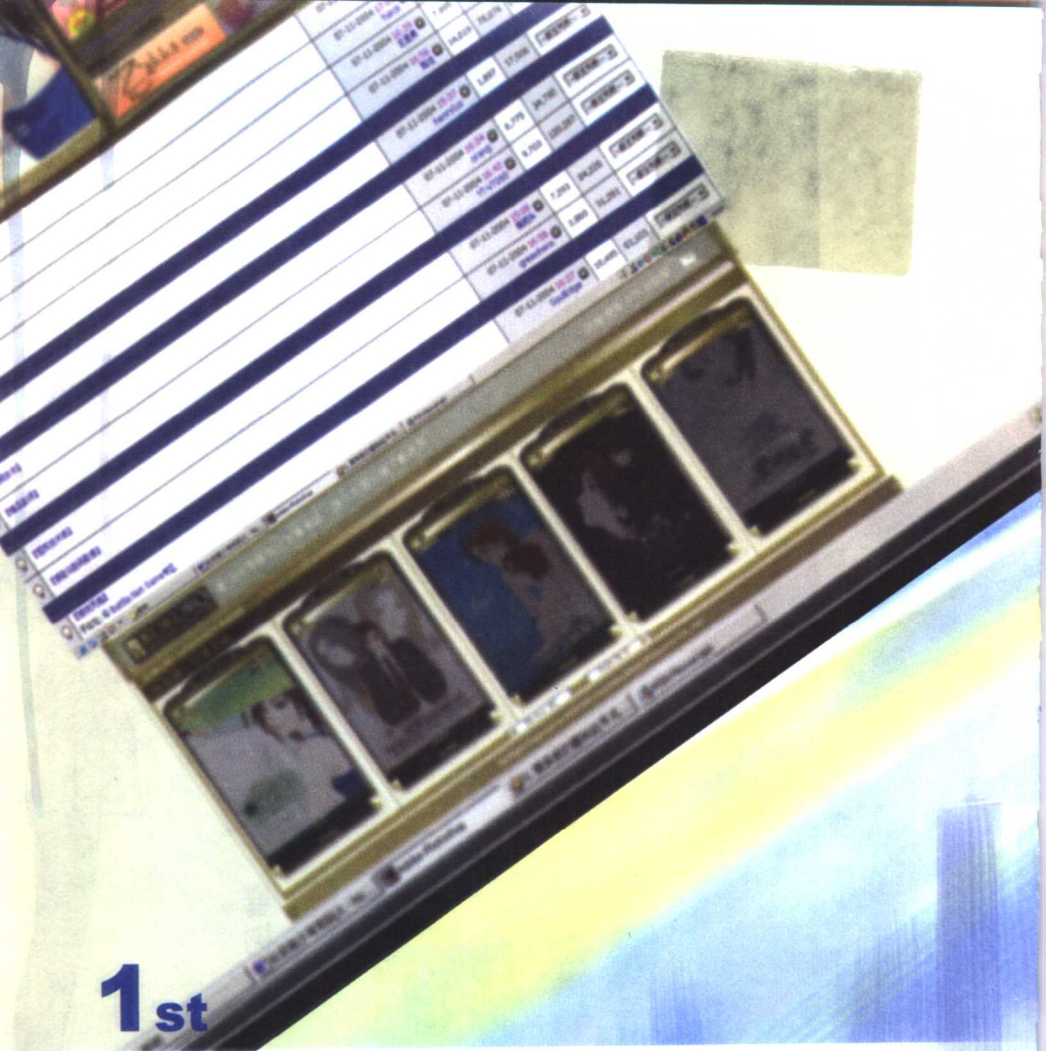




长安街少年和玩火

春树 著
薛峰 绘





1st

我跟谭漪说我要出去玩两天。他说那就来天津找我们玩吧。他立刻在论坛上贴上“天津单身男诗人的喜讯——北京著名美女诗人春无力要来天津啦！”



我没带太多的东西，只带了几条内裤、隐形眼镜护理液和一瓶香水。潭漪和几个天津的诗人在火车站附近的肯德基门前接我。有几个诗人说：“春无力比照片上好看啊。”潭漪只笑不说。他长得比较清秀，眼神多情而敏感。潭漪就如一株青绿色的芦苇。吃过午饭，所有人都喝得有些醉醺醺地在滨江道上散步，潭漪和我搂搂抱抱，但没有人感到奇怪。





他们解释说谭漪见了“文学女青年”都会这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谭漪喜欢和女孩接触、不太合群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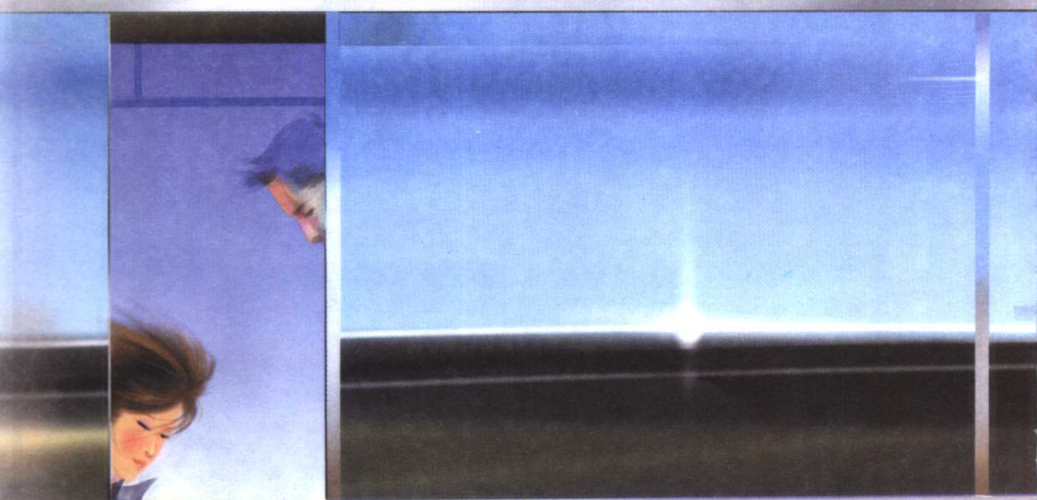
下午又来了几个男诗人。其中还有谭漪的表弟麻花,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大街上放着周杰伦的新专辑,一副休闲、欣欣向荣的场面。麻花很年轻,很瘦,像个孩子。他让我羡慕。麻花坐车时一直站着,让我好奇。虽然他像个孩子而不是朋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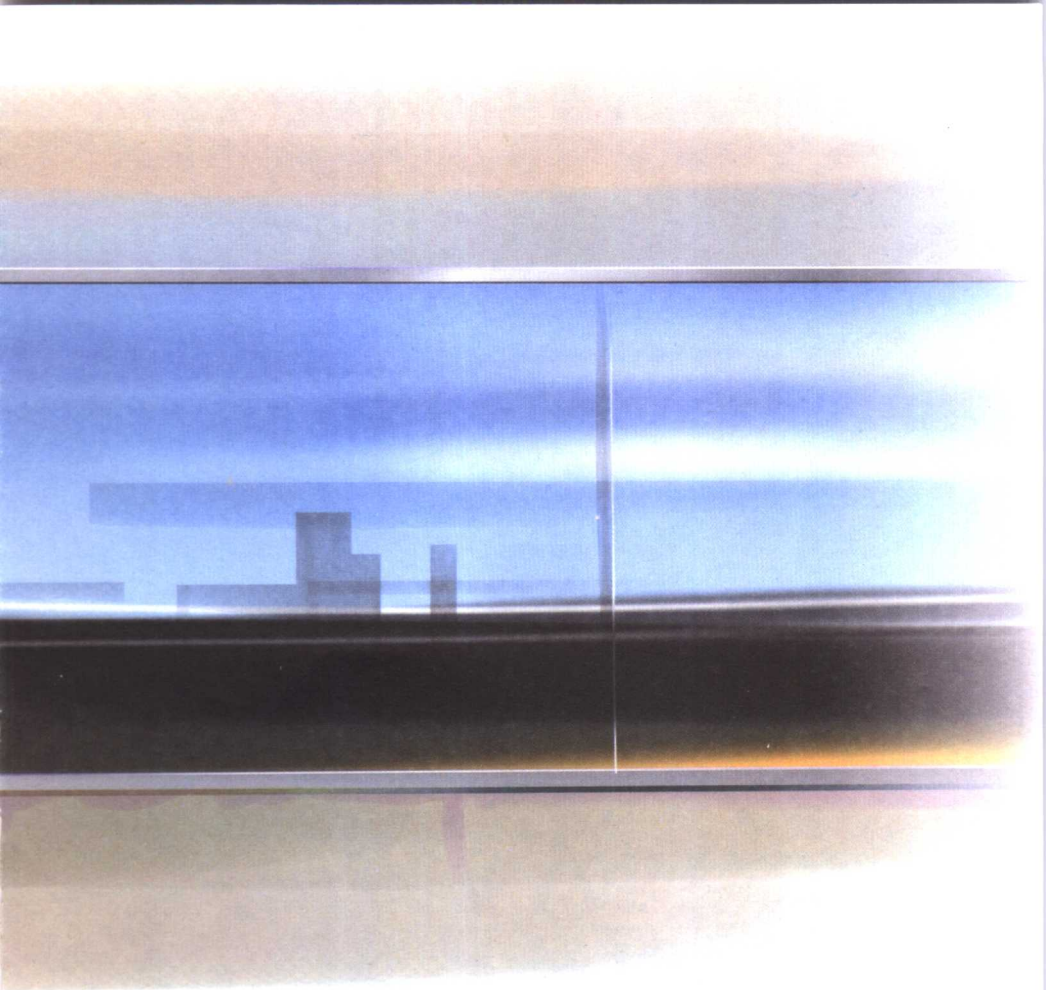


就像以前李小枪同志说的,朋克是天生的,不然的话你给他听一百盘反旗也没用。看上去好像朋克,这是一个可耻的要求。

麻花一直唱着“隐患”的《现象七十二变》：“我以前是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人，可现在却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我以前是一个多么诚实的人，可现在却变得虚伪做作，我以前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可现在却变得冷漠无情，我以前是一个多么纯洁的人，可现在却变得下流无耻。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没有能力去适应这个社会，我只有被这个社会改变，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社会，我只有被这个社会吞噬。我变! 我变! 我变! 变! 变! 当这个社会变得已不再是社会，我也将变得不是人!”他还唱“盘古”新专辑里的歌：“替张志新报仇，替遇罗克报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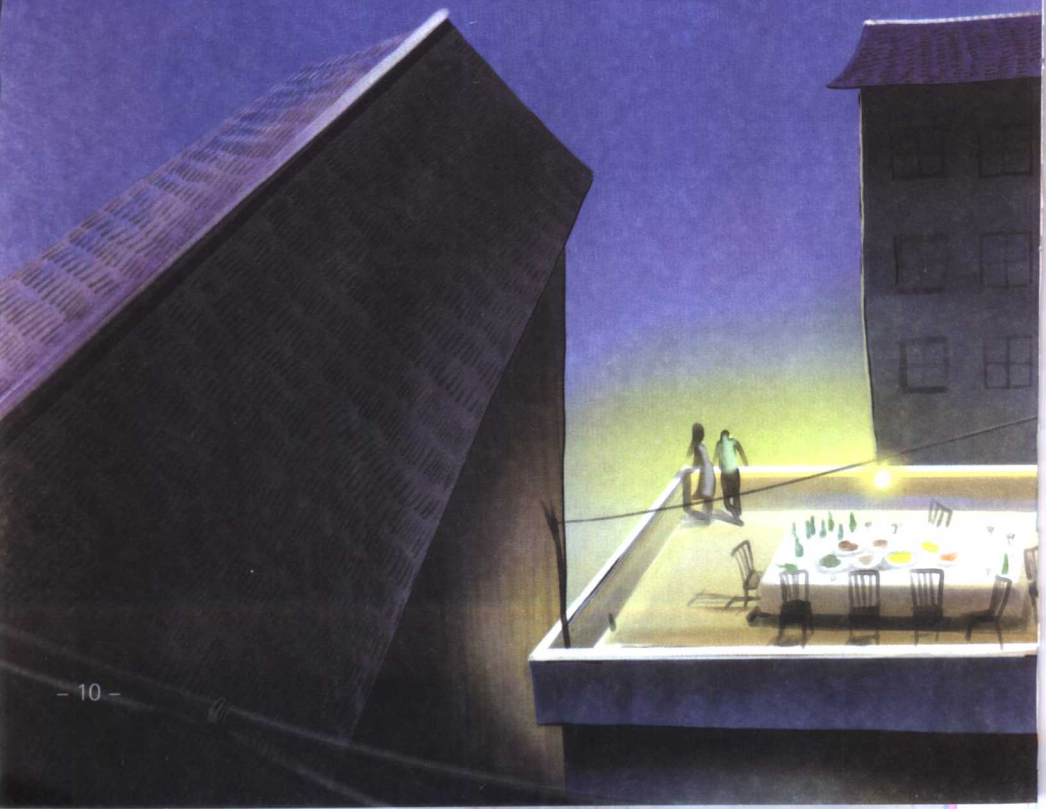


而我在想《花儿与少年》：“春季里到了这迎春花儿开，年轻的女儿家踩呀踩青来，小哥哥手托着手儿来。迎春花开放千里香，女儿家的心上起波浪。小呀哥哥扯不断情丝长。扬帆的牡丹绕银山，哪一朵它开的最鲜艳……”



麻花说隐患的一曲《压力》是他最喜欢的。他觉的盘古和隐患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没有高低之分。但说这个都是假大空,关键的是:要义无反顾的去斗争——去干。可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应了那句话——“纸上谈兵”。

我们去诗人徐江家吃饭。后来又来了几个诗人,其中有李伟,我对他说我把他那句“从我的眼中流出的不是泪水 / 而是冰雹 / 击打着这个世界”放到了我的论坛上。我还说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我还以为是李亚伟写的呢。那句诗也让我在恍惚中想到了巴别。





吃完饭我们又去了另外一个诗人家。有人说2月14号天津有王磊、崔健和木推瓜的演出，我说有时间一定来。晚上大家开始为我找旅馆。夜晚清凉如水，我们问了许多家宾馆，走了许多路，我们像“暴走少年”一样，但那些宾馆都没空房了。我们最终在南开大学校内找到一家还算干净的标准间。大家进了我的房间聊了会儿天、抽了几支烟，还把电视打开了。麻花和我坐在地上，潭漪和另外几个人坐在床上。

